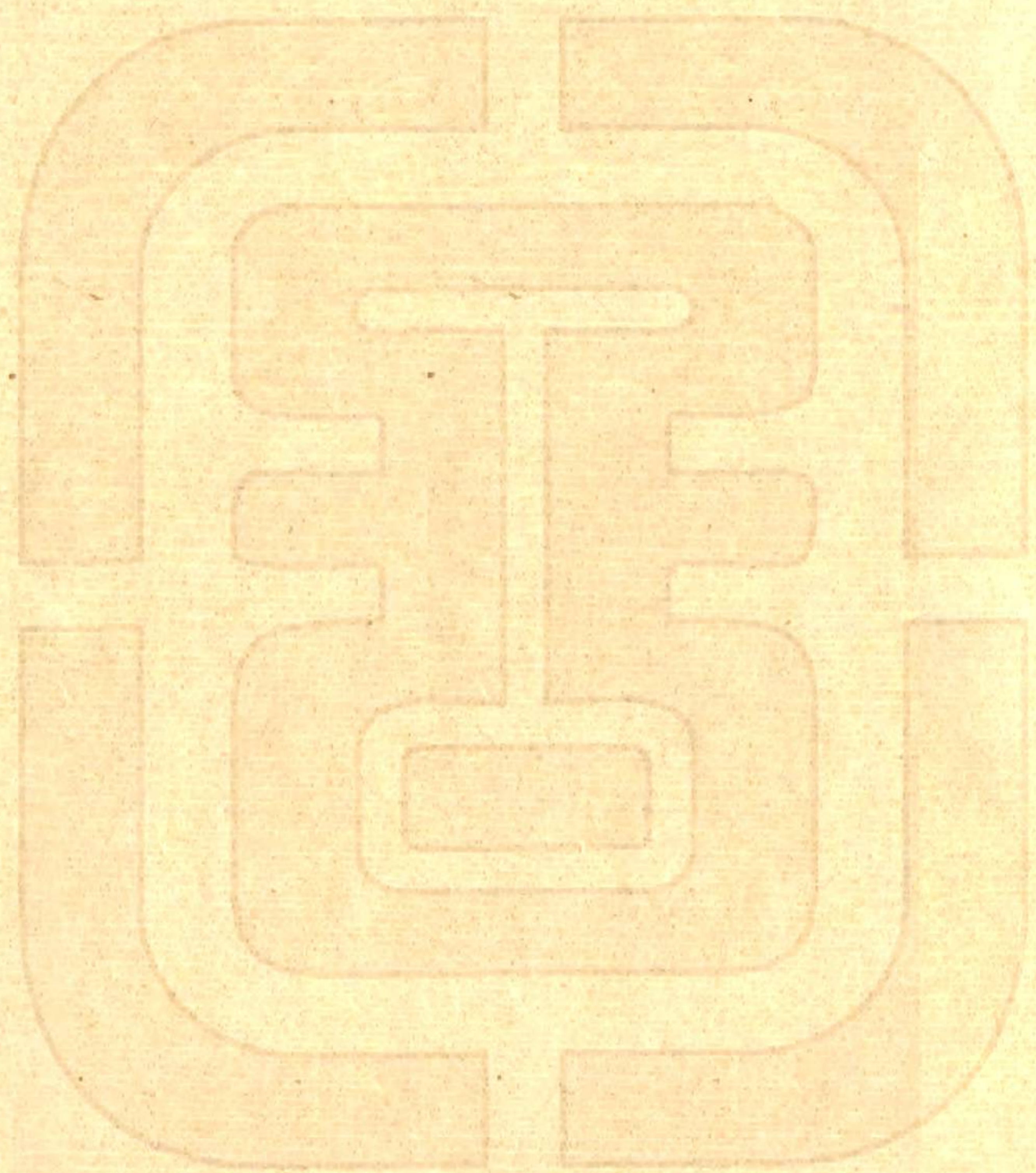


黔遺彙編



樣本卷之一

黔遺彙編

書	
號	
函 三 冊	
登錄號 81383	

三編大意

一史書全通之實錄與列傳及行政各要案皆藏於國史館故修史材料取備於此開採野史以補之若志書材料不外撫院布按三衙門所有積案即鄉閭榜額亦在是貴州反正初藩署公伴付之一炬撫學各署聽其散失當道不管也修志高難完備何論私人著述此是編輯黔道之所本

二省志是叙地方掌故書有沿有續自各衙門公伴被焚毀散失目前任總理貴州續修通志即出版只論榜額未必如張襄平所修乾隆十六年以上

鄉會試榜額齊全且是譚掌教缺陷不少故彙編所採除舊通志貴陽府志各府州縣志書黔中史軍用外其餘他書廣為搜羅以備掌故之一助

三貴州續修通志近補釋老一門至最後書末之雜錄一門既述舊通志所有再採新聞然篇幅有限材料又多知不免有遺珠之憾故彙編本旨雖不敢標新異要不屑雷同分門別戶取徑自有差別

四彙編開採有舊通志貴陽府志等志三五要案是因疑誤在前本書既未指出錯誤恐以訛傳更開後人疑竇故重錄其原案或用新義為解釋或引他



書就正使事更詳於批中並非圖採取材料以種  
篇幅猶勤龍卷舊習

五彙編共分二十餘門如建置風俗教化財政祭祀  
科目軍政賦賦辨認設慶各篇所引係特僻之書  
或於前於後多指出書名若共見之書則闕或任意  
然不敢捏造是非收人與實以徒貽人笑柄

六予在志局作襄校閱過八十一縣冊報最有價值者  
莫如劍河冊報所呈咸同兵事一組有書卷有口述  
書卷必求實之編口述書者願之年可謂得探訪之  
宜矣是編仿其例故凡疑案通用相傳字代以明

其不敢草率

七予據有貴州鄉賢宗拜錄本備有三十二列傳茲彙  
編復添列傳一門如皮熊舊志貴陽府志不為立傳王  
士俊者獻類徵彙且無傳林自清清史無傳近惟徐  
之銘有傳王李世傑楊芳一載之者獻類徵彙一  
載將帥明中若丁寶楨張亮基國史館有傳實編不  
免另作者各有意義義聞者諒之

黔遠彙編目錄

卷一

建置 風俗 秩祀 怪異

教化 財政 戶籍 物產

卷二

人物 訂寶楨 曹慶光 鄉達 張亨基

傳奇 皮熊 楊某 名宦 王士俊 林自清 遭逢 李世傑 徐之鑿 墨議

卷三

科名 名作 雜述 辨誤 金石 坤貞

卷四

兵戎 盜賊 苗蠻 談塵上 談塵中 談塵下

黔道彙編卷一



筑邑楊述雲辰編



建置

惟王建國名山大川線分經緯地闢西南荆楚之  
域商周以還川滇湘桂拱衛如環志建置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九兵車之會三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南至吳越已梓柯帳不庾雖題黑齒荆楚之國  
莫遠寡人之命云云據此則梓柯本是國名在春秋時代已  
同中國盟會攷異物志交州記兩解謂梓柯是海中山後

漢志注下梓柯與水經注兩解又指為江中名山左思吳  
都賦所謂吐浪梓柯是也華陽國志則引兼跨伐夜郎  
植梓柯繫船漢武置郡因是得名然山在海內似繫船筏  
俗謂之越王梓柯語並見異物志其說有六一國之公吾  
誰適從哉總之梓柯二字先見小匡篇必先有梓柯國而后  
有梓柯郡吾謂立國在夜郎之前

漢使至滇滇王嘗言美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  
自為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云云味嘗言美語氣夜郎亦在於滇  
自大之說照舊志東至交趾西至滇池東西徑一直線則廣  
西之思田鎮大雲南之普臨開廣甘夜郎所管轄地之面

積合計全部應有荆揚一部分也在當日能不投漢武所臣  
而啟兼併之雄心在今日寧不使狂妄一般人留作點頭禪  
之紀念

漢書地理志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考貴州河流通  
珠江者二曰盤江一日都江河身並不明廣有數里者不知  
此等文筆是倒裝法不是順叙法書言牂柯江之出番禺  
城下者廣有數里此乃言牂柯江水下流之極點在番禺城  
下者以此非言牂柯江上流之極點處也書敘江本不誤言特  
後人言江多誤會為可怪耳

牂柯江考據家聚訟紛如鄭莫亦並指盤江清水江終不

敢下斷語蓋貴州江流據史漢出番禺城下者惟此二江也  
田山靈雲謂即烏江烏江流滙于揚子江非珠江也明明引  
誤然指烏江原因由舊志建置門江邊義地而在秦漢為  
古夜郎然而纏矣當日莊騫志在入滇雖來由沅沅水上流  
勢必過重安江一帶然指為清水江年似是而非夫舊志注  
連義天定興義三府為秦漢之夜郎國入滇必假道興義  
之盤江或盤江即牂柯江明證又諸葛亮戰于盤中言南  
盤北盤之中也貴州三江惟盤江見最早若烏江清水江見  
稍後也又晉書陶璜列傳言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州  
千六百里水陸並通與古即興義也言江在其上流也亦可

考證

晉書陶璜傳上言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北郡千六百  
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云云按璜言交州交州未分廣州之  
先治番禺所謂水陸並通者足徵盤江即牂柯江蓋交州  
與古惟盤江一水可以直達交州然則漢書牂柯江廣數里  
出番禺城下之說此又得其一證

權輿子曰貴州貴縣黔中黔南舊志文徵之考據糾  
纏多矣至牂柯一水而考據之名目混雜有六上文已  
實指為盤江矣茲請姑置勿再辨只論牂柯二字  
有作牂柯者有作牂柯者又有作牂柯者字形不

一考據家亦復爭論紛如究竟此二字亦無最深意  
義怪哉

遵義府志建置明南北朝宋書有宋以江陽失其本土  
寄治武陽云云江陽自是大江南面武陽又是江陽一  
屬縣地面之廣狹不得而攷總之地面不離遵義我大定  
接壤處故遵志載入建置明中

又宋書符瑞志蒼龍見捷為武陽之赤水九日乃去舊志  
大事記不採此條豈以武陽未敢斷定地面歟予謂水寧  
向稱建武或是沿武陽而改事未可知赤水即水寧寧節  
分界之赤水河無疑

隋書地理志序稱梁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  
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復境宇頻事經畧開拓闕越克復維  
浦平俚洞破特柯又以舊州遺闕多所析置云云俚洞  
是豈指論近貴州一方向則都勻黎平古州及廣西之左  
右江在蕭蕭梁時代皆俚洞也若特柯則實指不言平而  
言破勢必用兵且延歲月然據特柯為苗蠻為蠻賊  
與用兵將帥及何年月均無及至取特柯析置為何  
州縣梁書言由史無考  
又隋書地理志闕白主初置特州為特柯郡統縣三曰特柯  
帶郡共為二縣曰官化官化地面無考戶口亦無考

四川通志之武備志其志遠所存永寧道引漢書一云唐蒙  
從巴條闕入邊見夜郎侯多同約為置吏迺以為犍為郡  
再引漢書且蘭君反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  
滇道者且蘭遂平南夷為特柯郡據此二說犍為特柯是  
兩地面犍為自近巴蜀若特柯則隔犍為矣舊志苗蠻傳  
牙夜郎乃置特柯不及漢志之武備志紀事較為詳明  
明永樂中廢下游二宣慰田氏改土歸流設八府時平越高  
屬楊氏此貴州建行者之其確據爾時思州必設府者重宣  
慰之名望也石屏亦設府者楊氏皆安防東授湖廣設州  
縣則官職小不足以鎮攝之此思石以羊掌地為駕馬或建

府治也今日貴州地面之形勢不在下游而在上游所以前  
人有改晉曰安慶為直隸州撥興義縣屬之降石府為直  
隸州之說夫時向多事固勝於異日然欲顧全貴州為中央  
政府作西南一保障固大發展並防有變自隸非制西陽  
西非索求寧於蜀不可次則畫四城於桂則省西南而之門  
戶不壯惜鄂西林授三省總督日有意建成一完全貴州  
得君如河東總督王灼三無有提議及之者

貴州地勢對於西南位置頗關重要然改明量泰中苗亂  
勢熾值英宗北狩福劇顧森朝廷無暇南顧于是吏部侍郎  
郎何文淵首倡有貴州之議時已設巡撫矣如里提其言

其流禍西南甚於龍文吐布政使司是為一事貴州清雍正  
中鄂西林總督三省建議開闢新疆薦張廣泗任其事功  
垂成矣已而鄂張另用新放苗疆大臣張照巡撫陳慶瀾副  
將軍董芳等辦事顛倒頑苗生心而新建六廳次第告陷  
擾及清黃二平附近苗疆各州縣與省城均戒嚴于是張照  
首倡棄六廳之議六廳若棄則貴州為已缺之金甌矣是為  
一事貴州同治中黑白紅黃各號匪盤踞兩游府州縣警署皆陷  
只剩會垣一孤城矣而潘河二逆復竄破最近之龍貴關修中  
丞張石卿請兵無兵乞餉無餉封者屢天極瀕無期不得已  
為目前救急之計軍機將上游附滇下游附楚遵義一府仍歸

川轄獨留貴陽設重兵支應四封此不啻割貴州瓜分而  
三之矣是為三事貴州幸而于錢塘鄂西林張襄平排羣  
議于前東撫丁平遠桂撫蘇貴陽太常石襄臣學士景劍  
泉維持於後曾樞元先生升任始生肅清滇湖未建行者之  
前始而都有繼而藩司卒而巡撫何等遠慮一旦分裂寧有  
計隨察前功而醜後患者

牂柯郡漢武帝開建置一十七縣旋撥一縣他屬惟十六縣也  
遵義鄭子尹獨山莫子德修遵義府志著有牂柯十七縣  
明答今節錄之營縣今遵義縣止安綏陽桐梓富寧縣地故  
且蘭今貴州鎮遠一府貴陽府之龍里貴定兩縣至越州

之瓌安餘慶兩縣都勻府之林哈州清平縣石阡府之烏江  
以南皆故且蘭地也無餘除都勻一府清平麻哈不在外兼蔡  
平之古州及廣西接古州荔波皆無餘地也平夷今大定府畢  
節縣西平遠兩州及貴州陽府之開州修文縣皆平夷縣地  
也夜郎今安順一府及貴陽府之長寨定番廣順之州貴筑一  
縣皆夜郎縣地也設樞今興義府之興義縣自曲靖及羅  
斜冊皆捧鮪以及廣西西隆州皆設樞縣地也錢封言在今  
廣西太平鎮之兩府之間毋單今雲南曲靖府之羅平州貴  
州興義府之貴務役司普安州皆毋單地設棠今大定府之  
威寧州興義府之普安文南兩縣皆設棠縣地同錢封江

鄒氏說去滇池不遠在晉寧州昆陽州之南建水縣之北  
則河西嶺城縣等處當是同立縣地而臨安府之建水縣  
阿迷州是漏江地西隨進桑今雲南沅江州新平縣等處皆  
西隨地雲南府鎮沅州等處皆進桑地也都夢人今雲南  
臨安府寧州及納樓余甸等處為漢都夢地宛  
溫言在今開化府境內甸町今廣西太平府甸町地也漏卦  
今雲南之廣南府及廣西州當是漏卦縣地鄭某釋地  
嘗謂班氏志地簡確而明鄒氏注水煩亂而晦所以  
考孟聖據其舊圖籍故繩墨今古毫無差錯至若  
長多雜引者羣書以意習其故其于南方尤每每不合

雲南通志及臨安府志臨安古甸町國通志稱覽因  
之又女子流於逝水有竹三竿流入足間中有號齊割之得嬰  
兒長大有材武是為竹王亦載入臨安志中是臨安舊見各  
書者皆作甸町國惟鄭某梓柯十七縣考乃斷定甸町是  
廣西太平府不是雲南臨安府更有何確證

前人有謂貴州之志在下游下游隱憂之伏在松銅乎頗疑  
其說蓋謂湖南鎮筵之紅苗近在門庭也然自秦唐相傳  
鼎為同知已化獷悍為禮讓矣清廷既設松桃協又設銅仁  
協措置遠防不惟無見至古州鎮鎮遠鎮建設主竟一在  
播苗賊巢穴之腹心一在堵苗賊出沒之門戶長顧遠慮盡

人皆知為何威字之安義而鎮都建在盤江外豈謂貴州上  
游之志不在蜀而在滇哉滇人有意中原勢必假道黔中高屋  
建瓴李定國孫可望吳三桂前事可為車鑑清廷於此排列  
兩鎮均建大將旗鼓仍為西南全局計豈非為黔一省計惜  
自吳逆平後不獲及鋒而試之晚近志氣凌亂目寸光短此二  
鎮撤馬不設一葦可航之花江險要敵直與我共矣長驅  
而入噬臍何及

貴州疆域自來第一也繪一圖圖又案繪今之府廳州  
縣似屬潦草梓柯十七縣開建自西漢者宜有圖若分  
梓柯為興古是為貴州分裂之起點然興古所據得十

縣無注而圖可不必繪矣南北朝分地改名更無一定可  
從畧也次則唐開山洞次則宋元羈縻之貴州有州縣  
有蠻夷又次則明衛所府州縣之貴州又次則清完全郡縣  
之貴州及末年有正縣名之貴州更當各繪一圖凡此六圖  
均不可少

貴州自西漢時隸版圖據續為內地者四百載自是而東西  
晉南北朝隋唐宋元複雜不一至明及清接續列行者者又  
五百餘載然明與清貴州所以為行者者性質之異明為大  
牙相錯彼此維繫之貴州查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衛  
銅鼓衛羅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遙領之事見案

林雜俎康熙中葉罷貴州號令湖北川東然則楚之施南  
宜昌鄖陽蜀之重慶夔州西陽州在康熙三十年前貴州  
亦兼制之也事見舊貴州通志若清一代則為獨立之  
貴州與浙江江西湖南廣西同體惟設雲貴總督兼  
轄而已

漢昭帝時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是為地方加益之貴州嗣  
後元苗出沒巢穴遠遠堅固歷朝待之無大方畧不免  
棄地于賊不免割附近縣鎮于四鄰能存在之州郡所以  
調查四川湖南湖北雲南廣西皆有貴州舊領土至今遂  
為壤地編土之貴州

修方志古曰圖經重圖也故修通志先志天文惟是言  
圖測量最難言府廳州縣之沿革地理詳實古今不混  
不雜則難之又難蓋嘗觀志書所載無論山脈水道不  
易精詳即叙一府一縣之沿革亦多載者多矣

權輿子曰凡志書闕宗明義章第一通首天文近以天文  
荒渺如畿輔志浙江志改用宸章尊君也而要俱失志體  
今者打破迷信打倒專制修志第一主義似當以一輿圖  
為首地輿者成者成縣結成一大團體之主人翁也民  
人者又為輿地爭執存在之眾代表也諸侯贊三王  
地人民居二無土地則人民雖眾終是僑居無人民則

土地雖廣不免荒壤故予采是編先列建置以保  
存真面目

### 風俗

地處荒陬人雜夷漢水則屏流山居大半既阻聲教自  
為風氣鬼方夜郎猶存諺謂志風俗

梁陳文盛大同末督郵持平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  
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奪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  
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成改

痛餘雜錄載俗供神像有頭而無軀者名擺神一于思紅  
面號東山聖公一珠絡宮宮泥娘娘號南山聖母西人兄妹為婚不

知其所自始楚黔皆崇祀之

考風問俗太史之職然誦詩十五國之風其地而不陝西山西  
河南山東四省燕君公之後也近中原無風何論江浙之吳越  
巴娘宗之遺也雜等歌無詩亦無風何問荆楚之楚蜀可知太  
史有采不周者矣黔雖開闢稍後存前明豈真無詩歌可采  
魯國孔尚任言黔無風其想非非其見小

尚任論十八行者有風惟黔無風非黔無風今幸之貴州與  
食楚之貴州情節節不同夜郎建國之貴州又與中書行省  
之貴州政局之異况因於風氣惟推魯之子不困於風  
氣乃詩禮之家苗蠻也土司也羣麻州也衛所州縣也

屢經變遷遠挽頹風聲流俗全在教化使孔尚任在烏魯  
謂今日不啻是新貴州而泥為舊日之貴州乎則在前斷為  
無風固然

然黔何嘗無風不過是目為風氣夫黔除土著外書卷客  
籍佔籍前以贛人居多數湖廣人攻之今則川人佔多數閩粵  
滇桂以及北五省則寥寥如晨星數點而已要皆各自為風  
氣如何能比十五國有正當齊一之風雖然易世而後彼  
此皆化為黔人而習尚則從其行為之簡單者採風關係  
自悲落十五國之後

請試論人大概一般黔人眼界淺心地窄其窮窮富降  
神打鬼好造謠言好計人陰私好佔人便宜好弄虛排  
場交際多先熟而後冷惟笑淫不笑貧一節即為人尚  
覺有骨氣骨

情莫重於夫妻亦莫密於夫妻黔中有一惡習如算命  
折字小兒女犯關煞須解與夫請端公神婆還送送看米  
碗倒水飯許願等處鬼持觀者已經做水懺會等事即使  
詩禮大家與夫男丁十素性剛直妻亦明道理對一此等不  
道之行為偶聞婦女交頸接耳將有此鬼鬼祟祟出舉動防  
明雖嚴其婦人背地而行必使遂此等事而己見有過  
此等事聽師正擺布少則花費數元多則花費數十元

有時錢不湊手與當首飾衣物亦所甘心至與所買無者  
則姨媽姊妹左右鄰居婦女多少湊成俾得了其心願以  
為成就人家好事勝造七級佛塔者近者女士林立科學  
發達打破迷信不難然師巫煽惑惑俗尚存請從師巫者  
手此則有官守者之責

黔山皆巒頭及如太行華嶽之起伏重疊遠雖千百里可以  
指出支幹脈絡無有也又無山不露頂其形狀扭喉裂頸頗  
似乎昂首不肯俯伏相以故凡屬黔產不分賢愚多想  
出頭況山盡是石質骨氣既雄人得地之靈者無不由外  
發展而思自樹一幟然不結團體此其所短

形家說者城南門外之觀風台是也生在外應點人在外  
建事業者胆氣自足斯言近理予查一般點人在本地地方局  
促如蠶下駒胆氣似不充分俗說樹木葉落都怕打着腦  
壳處處地方有要件須聯名公呈者首一二名你推我讓必  
不敢當此等處人無大發展為為人不甚開闊也總思中  
雖陸步皆山調者從無三里平者孰既偏窄宜產人多拘束  
而少開展然山無一不是有頂者所以點人一游外者既敢眼  
光見得富貴功名皆我力量所做得到以故一登舞臺事業  
便不尋常因俗困人之說可以概俗才斷不可以定官傑  
形家又說獅象鎮水口主地方多富人善書積出南門